

时事热点透视

总理热线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总理热线

王亚平 编著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静

封面设计：杨群、李栋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总理热线/王亚平编著. - 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1998.9

ISBN 7-80100-371-3

I. 总… II. 王… III. 社会问题-中国 IV. D6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24770 号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新中街 11 号

邮编：100027 电话：64153909

北京东方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销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 200 千字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0 册

ISBN 7-80100-371-3/Z·65

定价：18.00 元

目 录

引 子	(1)
罕见的三年停尸案	(4)
打灯照人，断送性命	(5)
转机来得快也去得快	(13)
张家要抬尸进京鸣冤	(15)
张猛案件了结后的反思	(31)
假酒案还没完	(37)
江总书记亲自过问假酒案	(38)
经查共有 222 名中毒者	(41)
工商部门讲：有 7 个省是重灾区	(45)
35 名犯罪嫌疑人被擒	(46)
调查组建议：警钟再敲 加强管理	(49)
政府向“害群之马”亮起红灯	(52)
百姓投诉“害群之马”	(53)

受害人想过没想过索赔	(63)
依法治国，势在必行	(76)
受理案件不应挑肥拣瘦	(78)
权大还是法大	(80)
农民负担有多重	(85)
朱总理讲：治“三乱”是门大学问	(86)
荒唐的事：罚款凑数	(89)
明查暗访治“三乱”	(97)
房改震荡	(103)
职工买房，谁最受益	(104)
房改将有大突破	(109)
停止福利分房	(110)
房改的三项具体措施	(111)
今后公房也可以上市	(113)
要让职工买得起房	(114)
国际索赔	(117)
186名中国劳工通过“总理热线”索赔	(118)
中国工人拒绝腐蚀	(119)

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	(120)
百里沙漠大转移	(123)
艰难索赔历时七年	(126)
传销禁令发布后	(130)
传销首领携款逃跑	(131)
传销商大闹张家界	(135)
一位传销经理的自白	(146)
堵截传销祸水	(148)
传销会不会卷土重来	(151)
彩票风波	(154)
来自山城的急电	(155)
京城摸奖高手在湖南的遭遇	(159)
女彩民胜诉在江西	(168)
沪上彩票市场缘何无“战事”	(181)
球迷起哄	(186)
球迷声称：要组织人进京讨公道	(187)
专家分析裁判误判率	(188)
改进赛风：足协公布技术统计	(193)

金融风波	(196)
新国大公司承包人卷款潜逃	(197)
金中富期货公司的“兴亡”	(201)
投资者，小心“迷人的陷阱”	(218)
老百姓的投资机会在哪里	(223)
有外汇千万别去找“切爷”	(224)
放火报复案	(229)
亿元大案	(247)
深夜，省委接到密令	(248)
发生在地下魔窟的罪行	(260)
请杀手，声言整死举报人	(267)
从女会计身上打开缺口	(281)
大案主角的收场	(287)

引 子

“总理热线”（63035987）开设后，立刻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现在每天都要收到 40 多个群众来电，最多时达到 80 多个。由此可见，“总理热线”已成为连接人民群众与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一个桥梁。群众无论有什么大事、小事、急事，都会通过“总理热线”向党中央和国务院反映。

尤其是社会热点问题，都会很快从群众那里反映到党中央和国务院，而且很多问题都会得到及时解决和引起高层领导的重视。

四川攀枝花群众反映职工下岗，生活得不到保障，国务院很快根据这个信息向全国下发《保障职工生活等若干问题》的文件。

江苏、河北等地群众反映改制中形成的“卖企风”，国务院及时下发文件，制止卖企风，并且对一些过激行为进行纠正和制止。比如安徽省阜阳市百货公司通过“总理

热线”反映，该公司有职工 2000 多人，在整个安徽省都很有影响。在改制中，不知什么原因，好好的一个公司非要卖给台湾商人。而该公司 90% 以上的职工反对卖公司，他们表示，如果有关部门强行卖公司，他们将到北京向国务院反映问题。有关领导接到这个信息，打破常规，直接批示，请阜阳市人民政府查办，及时纠正了“卖公司”事件。时间不长，该公司职工又打来电话，表示对国务院最高领导的感谢，另外还提出了一些详细的改革建议，部分得到有关上级部门的重视和采纳。

今年特大洪水肆虐我国长江中下游和东北嫩江、松花江地区，人民子弟兵在与洪水搏斗中，表现了极大的牺牲精神和拼搏精神，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最高赞赏。群众纷纷给“总理热线”打来电话，要求党中央和国务院嘉奖子弟兵并为他们树碑，表彰他们保卫国家利益和群众利益的功绩。

像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我们在本书中有选择地披露一些典型事例，以便使读者从某种角度深入了解开设“总理热线”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从而加强人民群众与党中央、国务院的联系。

“总理热线”只是在群众与党中央和国务院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对一些久拖不决的、具有全局性影响的、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件的处理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当然不可能

把所有的群众问题都包揽过来。对有些问题的解决，还是要通过当地部门和有关部门。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党中央和国务院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永远是相通的。

罕见的三年停尸案

青工张猛与女同事早秋晚上在河边乘凉闲聊，被几名公安和联防人员盘问，非要他们承认有“奸情”才行。第二天，人们在河边发现张猛的尸体。一场围绕“跳水自溺”和“打淹死”的官司拉开序幕。由于某些原因，死者父母在打了两年官司，仍没有任何结论的情况下，拨通了“总理热线”，叙说他儿子冤死一案。

打灯照人，断送性命

经过有关人员的同意，我们查阅了当时的一些电话记录 and 详细资料。

这故事确实令人吃惊……

1994年9月29日晚6点左右，六安市四建公司职工韩贻群（女），传呼六安市建筑工程监督站助理工程师张猛，两人晚饭后于8时40分左右，骑一辆摩托车在淠史杭干渠二水厂附近河埂上叙话。

晚秋时节，正是人们纳凉之时，在远处的河埂上不时有人走动，间断传来河蛙的叫声。

时间慢慢的过去，天也黑了下來。

这时平桥派出所民警俞扬荣、保安队副队长景汉堂及粮食三库保安队员刘磊、孟令松、卢幸福、孙玉春，在值班所长浦涌涛的命令下，沿淠史杭干渠由东向西巡逻。

刘磊等四名保安队员先走到距三库1公里处，坐在河埂上休息，俞扬荣、景汉堂身着便衣后随。

当俞、景二人路过张猛、韩贻群谈话地点时，发现张猛坐在摩托车上，韩贻群站一旁正叙话，没有过问。

当俞、景二人超过张、韩谈心处 50 米左右时，张猛打开摩托车大灯照射俞、景二人，并随即关灯。

被照射后的强烈反感，使俞、景二人折回头从河堤北侧包抄过来，看见张猛、韩贻群并肩相坐很近，怀疑有不轨行为，就将张、韩二人分开询问。

景问张猛：“叫什么名字？”

张猛由于紧张，平时没遇过这种事，又怕有什么事，就回答：

“我叫张生，她是我女朋友，叫邢小梅。”

哪知道，那边俞正用同样的方式问韩贻群：

“叫什么名字？”

她哼了半天说：“韩贻群。”

“那男的叫什么？”

“张……”

韩贻群忽然想起张猛的曾用名梁军，随口答道：

“他叫梁军。是我的男朋友。”

“站着别动。”

俞扬荣走过去与景汉堂一碰，发现不对，两人说得不一樣，再一问又乱了。

俞扬荣把烟头往地上一扔，口中骂道：“这两个肯定是嫖娼的。”

“对，看这小子鬼头鬼脑，就不是个好东西，怎么

办？”

俞扬荣拿着对讲机，里面传来几个人的声音：

“是小刘吗？”

“是我。”

“把孙玉春、卢幸福、孟令松叫过来。”

“什么事？”

“过来就知道了。”

不一会，四个人走过来，俞对他们说：“看紧点，这小子是个嫖客。”

孟令松走过去，看了韩贻群几眼，酸溜溜地说：“嗨，还挺漂亮嘛！哪儿的？”

“我不是坏人，我是市四建公司的……”

孟令松打断她的话说：

“只要你招了，免得我们哥们儿麻烦。”

“招什么？”

“嫖娼呀！”

“没有，我没有。”张猛大声说，并与孟令松拉扯起来。

“行了，行了，”俞扬荣把张猛制止住，又说：“你嫖娼还有理了。走，跟我们到派出所去说。”

就这样，经请示值班室所长浦涌涛同意，决定将张、韩带到派出所审查。

景汉堂、刘磊、孙玉春负责押送张猛，俞扬荣、卢幸福、孟令松负责押送韩贻群。景汉堂骑着张猛的摩托车先走，刘磊、孙玉春一左一右押着张猛，行走途中有推推操行为。约过了10分钟左右，孙玉春在对讲机中喊“张猛跳水跑了。”

后面看押韩贻群的俞扬荣等人从盘问地点快步赶到相距不到200米的现场，景汉堂骑着摩托车也赶到现场，用摩托车大灯、手电筒向河面照射，未看到任何动静。

刘磊、孙玉春都说谎话称：“张猛游到对岸去了。”

这时，俞扬荣、景汉堂用对讲机向值班所长浦涌涛报告了这一情况，浦未到现场组织抢救，也没有安排俞、景等人采取措施，以避免严重后果的发生。

他只是淡淡地说：

“回来吧！”

俞扬荣带着几个联防队员回到所里后，立即和浦涌涛商议对策。

“那小子真的落水了？”

“好像是真的，不见动静。”

“找没找？”

“找了，没找到。”

其实俞扬荣根本没认真找，只是用摩托车大灯往河里照了照，而对刘磊、孙玉春殴打张猛的事只字未提。

最后浦涌涛与俞扬荣二人商定：

一是继续非法将韩贻群带到派出所由自己独自问话，并要韩说只要承认发生性关系，就放人；

二是统一组织当晚巡逻人员写事情经过，说什么只要没有打人，有事我担着；

三是不向派出所主要负责人和市公安局值班领导报告；

四是不通知张猛家庭寻找；

五是不将此事填写进值班记录；

六是扣压张猛的 BP 机和摩托车，不开收据。

对如此重大的事情作好隐情不报和蒙混过关的准备后，浦安慰其他几个保安队员：“这没什么事，你们不要怕。”

“那女的怎么办？”

“放了算了。让她写个东西。”

几个人走进另一个房间，对发呆的韩贻群说：

“你的嫖客跳水跑了。你要把情况详细写出来。”

卢幸福站在一旁说：

“不写就别想回家，关你 3 天，罚 5000 元。”韩听后，吓得要命，只好写了个材料，上面写道：

“我叫韩贻群，25 岁，女，9 月 29 日晚 8 时与本单位男职工张猛在二水厂河埂接吻……”

连韩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么一张“认罪书”几乎断送了张猛的案情侦破进程。

是怎么从派出所出来的，韩贻群自己也弄不清楚，她只是一个劲地哭，觉得对不起张猛。

当晚韩贻群离开派出所后，立即通知张猛的同学、朋友四处寻找张猛的下落。10月30日，张猛的父母知道此事后，除组织亲朋好友寻找外，还多次到派出所询问张猛的下落，浦涌涛等人均称：“张猛跳河跑了。”

10月1日，张猛的父母向市公安局报告情况，市局领导才知此事，并向派出所追查此事的内情，浦涌涛等人仍搪塞称：“张猛跳河跑了，还看到游上对岸时的湿脚印”等。

10月2日上午9时许，在距张猛落水点下游1公里处河面上发现一具漂浮的尸体，经辨认为张猛尸体。经省、地市法医鉴定：张猛系溺水死亡。据此，六安市检察院作出不立案决定，也未拿出处理意见。

张猛父母认为：一，死者肺、胃内无积水，可能是打昏后入水；二，死者颈部左侧下面有三个蚕豆大小类圆形出血点，可能是生前遭毒打和电击所致，要求立案查处，进一步弄清死因。

张猛父母遂向六安地区检察分院申诉。

1995年2月13日，受安徽省人民检察院的委托，最